

勤耕则获 善思乃聪

读《古婺芳踪》有感

三川

一条婺江，两岸文明。读不完，亦说不尽。

一拿到《古婺芳踪》(2019年12月，西泠印社出版社)，便想起8年前出版的《阅读金华》(王晓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这两部著作有一共同主题：探寻金华人文精神。但细读之下，两者互为有交织，各有千秋。

金华是古老的，曾创造了诸如婺学、婺剧、婺窑、婺酒等灿烂的越地文化。特别是“万年上山”，更佐证了厚重的人文底蕴；金华地灵人杰，历代贤臣名士、学者才俊、丹青妙手、民族英雄灿若星辰；金华山秀水洁，云蒸霞蔚，儒道释和谐融合，金华地沃物丰，市场大市，既是火腿、佛手、酥饼、茶花、兰花、葡萄、宣莲、香榧、香菇、药材之乡，又是木雕、五金、书画之乡，新兴的义乌小商品、横店影视城更是日新月异，饮誉全球。

鸡是寻常的家禽，但又是一种很神奇的动物。阳出鸡鸣，以感类也。(宋·《太平御览》)鸡还是祭坛上必备的供品。而所祭之鸡，必为公鸡。只不过，凡事皆有例外。东阳雅溪的卢氏祭祖，则为母鸡。(吴旭华·《卢宅：风雅世家 冠绝江南》)

母鸡是伟大的，这不仅因为一唱天下白的雄鸡都是它的子孙，而且在于温和、慈祥的外表下，深藏着一颗大爱之心。一旦雏鸡的安全受到威胁，它会不顾一切，敢于和苍鹰对峙、与黄鼠狼搏斗，就像一个弱小落后的民族为了生存，定然不畏强敌一样。

衣冠奕叶范阳第，诗礼千秋涿郡宗。卢宅，是东阳人耕读传家的文渊所在。倘若没有贾光苦节抚孤，中兴卢氏，就没有今天的江南故宫。

阅读是很私人的事。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古婺芳踪》虽说是难得的乡土读物，但总还有一些美中不足。

开篇《万年上山 古婺先民打造的老老文明》和后记《古婺江月邀君赏》，均以唐代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诗句开头，这未尝不可。但紧接着的一段文字，除了初秋，替换了盛夏，只字未改。

文字重复，概因粗心所致。譬如，滕谦《古婺考寓》的前后两小节，竟重复使用同一史料：现今侍王府大殿前可能就是试士院科考号舍，号舍规格大致同江南试院旧址。这既是作者的大意，也是编辑的疏漏。而在《千年府邸：太平天国侍王府的前世今生》一文中，前一篇的“可能”又变成肯定判断：清顺治三年(1646年)，试士院也迁至此。《古婺芳踪》乃正规出版，后人倘若引用资料，便难免举棋不定。

《阅读金华》从历史和现实融合的角度，以长篇叙事的形式，深刻灵动地阐述金华人崇德、尚学、勤业、创造的精神品格，而《古婺芳踪》则通过截取某个历史断面，或者时间长河里的某朵浪花，或者历史人物中的某个侧面，化整为零，化繁为简，再以婺文化为线将它们串联起来。

《金华晚报》从2018年6月29日刊出第一篇，至2019年9月收官，每周一期，历时一年余，50多位专家、学者和记者共推出40余万字作品。

《古婺芳踪》收录了其中的54篇，并剖为“古婺城事”“古婺人事”和“古婺盛事”3辑。按区域分，市区占了大头，21篇，综合性的有15篇。县(市)当中，兰溪5篇，义乌3篇，其他地方1篇至2篇不等。陆春祥的《千秋则》，吴远龙的《祠堂功能解析与当下审视》，许健楠的《小城井事》，程崎志、张绍芳的《赵

城市的灵魂在哪里？文化与历史。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已成金华的闪亮名片，但又有多少人记住了与名城建设密切相连的巴岳特·继良呢？

巴岳特·继良出身镶蓝旗，曾两度出任金华知府。市区现存许多文物古迹，如天宁寺、八咏楼、府城隍庙、明月楼、鹿田书院、三清宫、一览亭、酒泉井等，大多在继良手里修缮或扩建、重建。如今，品读继良留下的一块块碑文，仿佛能触摸到金华古城曾经的辉煌和百年的沧桑。(汪希燕·《知府继良：十载金华情 遗爱逾百年》)

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但在历史长河里，总有一些人能在史册上、民心里，留下深深浅浅的印记。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辙之子苏迟与巴岳特·继良有相似的

《婺派建筑：儒家传人为自己创造的生存空间》，史料充分，观点鲜明，是作者洪铁城积数十年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学术上独创一门，而且厘清了建筑与人的关系，字里行间流露出严谨的治学态度。但是，洪先生的“建筑学博士、教授、研究院院长、著名学者”等众多头衔，却不宜出现在文章引言之中。而应当像《姑蔑国：古汤溪的神秘往事》那样，将金职院林胜华老师的单位、职务和学术层次标注在文章的末尾。

出版类若建筑，始终是遗憾的艺术。上述两点，皆因统得不够。不统，则难以化境。《古婺芳踪》是作品集，每位作者的创作水平原本就参差不齐，倘若忽略了整体统筹、局部打磨，文字、格式上的瑕疵是难以避免的。

书名《芳踪》，意指人文历史。作为一种“探寻”，必然要引用一些史料。但是，引多说少，文难鲜活，

孟頫是兰溪人》、胡国洪的《惊世国宝徐谓礼文书：追寻南宋王朝》等等文章，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文稿结集出版，金报集团虽非首次，但联合金华市政协文史委共同谋划，却是一种新的尝试。诚如《序》所说：在浩瀚的八婺历史文化纵深处，挖掘新故事新亮点，并用准确、通俗的语言写给你看、讲给你听，确是一件艰难的事。

历史是时间的孩子，需要钩沉，更需阅读。因为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在那些浩如烟海般的往事片段中，一个人只会记住些许对自己有意义的。《古婺芳踪》虽然每篇作品都经作者深入挖掘、精心创作，其中不乏首次提出的人文观点、首次见报的实物图片，但对我而言，特别难忘一只鸡、一个人和一个村。

经历。据史料记载，南宋建炎初(约1127年)，苏迟出任婺州知州，届满后，因四川战乱无法回眉山，便侨寓直至老死，其后裔亦因此定居金华。

苏迟在婺的政绩及其“苏孟雅苏”的由来，有案可查，无须赘述。作者刘金发曾在20世纪90年代走访过苏孟。他说，苏姓人家原本有几百户，现在只剩几十户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一苏姓女子嫁到杭州，便将家中珍藏的《苏氏宗谱》带到婆家。不过，她表示，只要村里需要，随时可以前往查阅或取回。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张炜是我国“三苏”研究专家，贾平凹主编的《美文》正连载他的长篇研究成果。私下觉得，《“苏孟雅苏”有由来》信息含量颇丰，能否视作鲜红的请柬，诚邀张先生前来探究？

可读性就不强。而在信息时代，搜集资料已非难事，难在眼光与识见，于芜杂纷披的万千史料中去芜存菁。譬如，永康胡公的故事，金华人耳熟能详。陆春祥先生撰《千秋则》，胡公史料引用不多。即便要用，也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娓娓道来。陆春祥是浙江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阅读历代笔记数十年，驾驭文字功夫，犹如太极高手，似有若无，出神入化。读他的《千秋则》，你会深切感到，这是一篇“实现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之作”，亦是你我练习写作的范文。

历史是什么？曾经发生的一些事。它埋于时间深处，存于典籍之中，现实里早已无影无踪，就像芳草没了生命的律动。但历史不是虚空，既然存在过就会成为现实的镜鉴，曾经的鼓角争鸣也会在耳旁回旋盘桓。要想把它写活，终南捷径只有一条：勤耕则获，善思乃聪。

难忘的战歌

应跃鱼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不少领导和当年朝鲜战场上幸存的老战友来电来信，让我这个炮火中幸存的老兵说点什么，以作纪念。我们这个老兵群体，如今健在的都已是耄耋老人，尚能以文记忆者已寥寥无几。在这个全国人民共同纪念的日子里，倾诉70年前枪林弹雨中的战斗豪情，我思绪万千，彻夜难眠。

说起70年前那支高昂壮志的雄赳赳气昂昂的《志愿军战歌》，当年在全国几乎老幼皆知，人人会唱。我们这些志愿军，就是高唱这首战歌，跨过鸭绿江奔向烽火战场的。可是，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战士们，唱的战歌何止这一首！当年所唱的那些战歌，战后在后方流传不多。30年前，我在全国歌曲书刊上寻找一遍，找到的也只有极少数几支，幸好当时我在一个团里任宣教干事，经常下连队，进坑道，教战士们唱歌。如今搜肠刮肚忆起那些教过的战歌，至今轻轻哼唱起来，那旋律和歌词居然还大体准确，于是就漏夜挑灯一一默出，现记录于后，愿以此献给领导、老战友和全国人民，权作共同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的礼物。

志愿军战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垮美帝野心狼！

小小的转盘枪

小小的转盘枪，挂在我胸膛，
五十发子弹装满仓，
战场上它就把话讲：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连声响，连声响，
把我的名字登上功劳榜！

打就打个痛快

打，打就打个痛快！
打就打个干脆！
一下两下再一下，
连续打它几铁锤。
打肿脸蛋你装胖子，
又冒充大头鬼。
好说好话你不干，
叫我发火你话该！
打，打就打个痛快，
打就打个干脆！
打，打打打，打！

我们是五音山的英雄

我们是坚守五音山的英雄，
我们是坚守五音山的好汉；
抗美援朝建奇功，
为国争光美名天下传；
五音山在朝鲜，横城北，洪川南，
南北之间制高点；
美帝匪军疯狂向北反，
我们就叫他停止在山前；
敌人的兵力多，我们的意志坚；
敌人的炮火凶，我们就智慧加勇敢；
英雄阵地，钢铁的山，
打不烂，摧不垮，
敌人要前进比登天还难！